

母亲,南通培养的人民教师

□李路平

“小人有母”语出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意思指我有母亲，时刻感恩。

母亲陈瑞兰，1928年生人，是个一辈子辛勤的园丁。

母亲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张謇创办的“南通女子师范”。1949年8月，母亲20岁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投身教育事业的知识女性。

五十年代末，父亲被“内定右派”，父亲和母亲都被派到白马公社支教。父母白天为学生上课，晚上办夜校为当地群众扫盲，延续了十数年。至今我还记得一盏汽油灯高悬着、农民大伯们瞪着黑板的情形。“文革”时期，因家庭成分问题，父母经常换校授课，漂泊不

定。有次夜里，舅舅从高邮赶来告辞，讲此生不复相见，他已被定罪“反革命”。无情的社会现实中，父母依旧坦然地办着夜校。学校闹武斗，父母坚持授课并动员学生复课。记得有几年，父母学校相隔二三十里，逢周六晚上，母亲常常紧握着我的小手，急行赶往另外一个家。每年市里文艺汇演，母亲都负责指挥排演“黄河大合唱”“长征组歌”。课间课外，母亲总是带着微笑从容地生活着。每月的8号发工资，父亲带着我去市场买些黑市米回来，我能感受到犯愁的父亲穿越生命中黑暗的艰难。

我高考那一年，几乎每天清晨5点多，母亲总是嘴角上挂着慈爱的笑容，眼睛却发出

严肃的光，掀开我温热的被褥。这也是我人生记忆中最深的痕迹！

母亲出身名门，父亲是外叔祖学生。执教数十年间，父母不知为多少贫困生垫了学费，购买过新书本。粮食紧张年代，不时带学生回来补习，而母亲从来不理睬我被“虎口夺食”引起的恼怒。记得小时候，常常一觉睡醒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父母还在批改作业。他们为当地农村的文化普及，耗费了青春，从五十年代初熬到七十年代末回城。

“我们心中将陈老师当作妈妈。”许多已步入老年的学生们对我如是描述母亲。学生回忆起老师，总是那么动容与感恩。直至去年，仍然有七八十岁的老学生来看望他们的

老师，我的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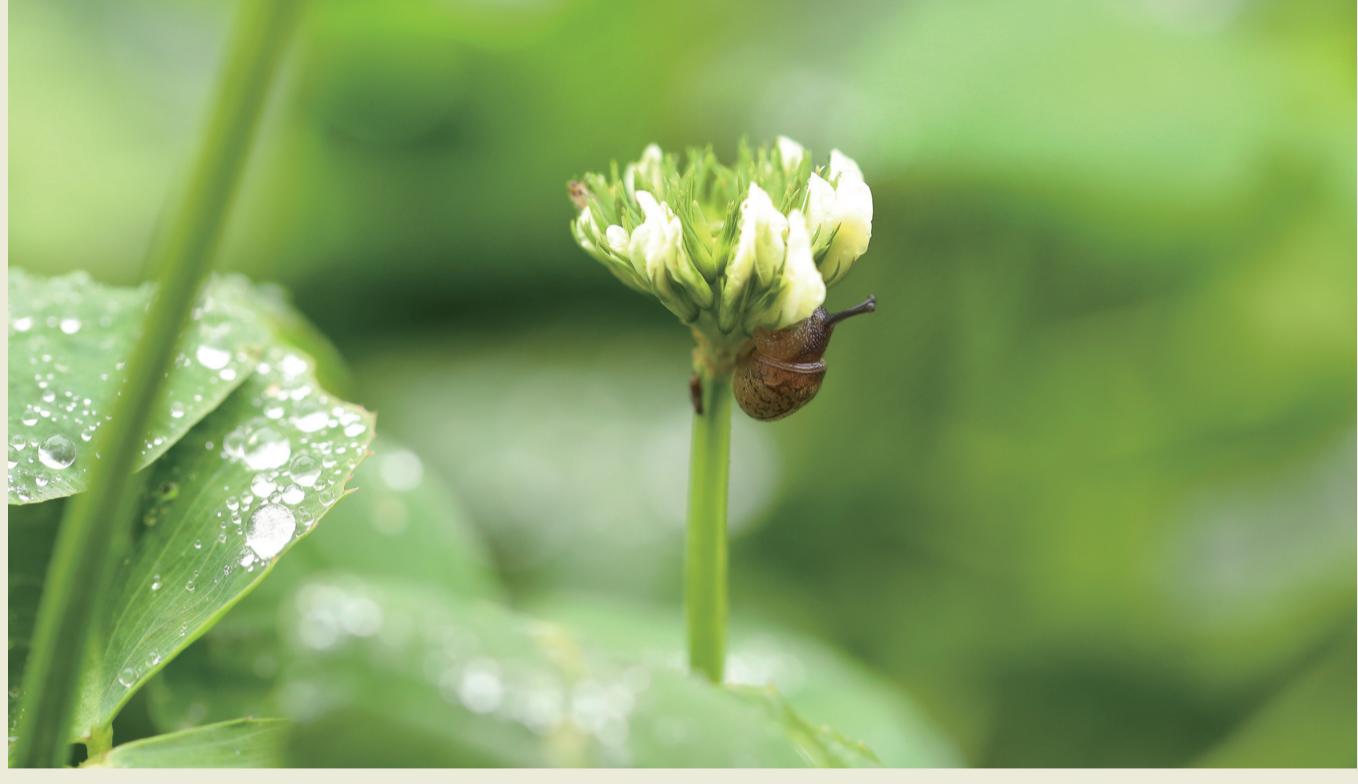
八十年代中期，母亲退休后的工资常常很拮据，后来邻居告知我，她在收留帮助一个异乡病人家庭。这一切，母亲觉得是很平凡的事情，默默地做着。对于钱物，母亲从不计算，而对于市里颁发的“三十年教育园丁奖”总是珍藏着，母亲以“人民教师”为荣。作为普通教师，善良与坚守是父母身上最朴质的品性。我的母亲，也是我的良师！

我不忍地看着家一天天衰老，一天天孱弱下去，感觉自己在隐隐地痛。毕竟母亲93岁了！去年的“六一”节，她安详地带着微笑去了。

在每个孩子心中，自己的母亲是最美的！



晚年陈瑞兰



戴屋行
毓容摄

故乡的儿歌

□孙同林

进入老年，童年的画面却时常走进梦里。儿时的老家屋前有一条小河，清清的河水几乎环绕了整个村庄。一棵古老的银杏树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静静地守在小桥边上，看护着后代晚辈们，那里是我们上学的必由之路，每当我们从它身旁走过的时候，它总会伸过慈祥的“手”，笑眯眯地抚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头顶，它一定知道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里面，哪一个是单顶，哪一个是双顶。

老家西南边，有一个叫“秧池”的地方，小河在那里拐了个弯，弯子上有一座坟，坟前立一块碑，石碑上的字迹有点模糊了，孩子们一律地好奇心重，越是看不清楚越是要看，我们就趴在那辨认：国难烈士孙惟年之墓。墓碑是我叔叔的，他是1948年在苏中的一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。墓前两侧，是我的祖父亲手栽植的两排白杨树，有风的日子，白杨树上的叶子会发出啪啪的响声。我们不知道数了多少遍，一共是18棵，为什么是18棵？祖父或者是有用意的，叔叔牺牲那年18岁。

黄昏时分的墓地最美，两排白杨整齐地肃立着，衬着静默的田野，披着薄暮，仿佛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门前的小河曾是我们儿时的乐趣所在。

夏天，我们时常在小河里游泳，晚上在水里洗澡，总要在大人的一遍又一遍的催促声中才肯上岸。水中的游戏很多，我们有时会带一个竹篮，将其按到水底，然后猛地一提，运气好的时候会逮到几条小鱼小虾；有时，我们用小竹竿做成鱼竿，坐在岸边悠悠地垂钓，清澈的河水里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小鱼围着鱼饵游来游去，其中的一条，游到鱼饵处，用嘴或尾巴触一触鱼饵，我屏住呼吸，睁大眼睛紧紧盯着，盼鱼儿快快咬钩，鱼儿偏调皮地碰一下，再碰一下，又跟着“大部队”游远了，恨得我直咬牙。

有一次，我买回几把鱼“卡子”，想当一回渔翁。傍晚，我把装了鱼饵的“卡子”分别投在小河的几个地方，这个夜是睡不踏

实的，总是在设想着鱼被卡子卡住的情形，第二天天不亮就急急爬起来去收卡。可恨的是，卡子上天天都是空的。邻居锁儿鼓励我，要沉住气，要有耐心：“捞鱼网网空，一次捞个研草功。”终于有一天，收线的时候手上沉甸甸的，觉得有个东西在使劲往水里拉，肯定有戏，我便小心地拉着，胸口却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，终于拉近了，看到是一个长长的东西在水中搅动，可能是一条大鳗鱼，心里异常兴奋，待终于到了水边，便猛地向上一拽，那东西被甩在岸上，原来是一条水蛇，吓得我扔了渔线，逃之夭夭。

冬天，我们在水跳上放“癞宝鲨笼子”。水跳是我们对水埠口的叫法。乡里人家，家家河边都有一个洗东西的埠口，埠口上的踏板，我们就叫它“水跳”。水跳上一年四季都有我们的游戏。我们站在水跳上钓鱼，我们趴在水跳上扣虾，我们扶着水跳在水底摸螺蛳。冬天的水跳，是放癞宝鲨笼子的好地方。癞宝鲨笼子很好做，两块小瓦片相对一捧，用绳子在中间捆一道箍，下面垫一片旺砖，绑牢，再在上面系一根长长的绳子就成了。放在水跳旁边，每天早上去拎一拎，说不定里面就会有一条“呆”癞宝鲨。

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家乡的田野变的绚丽多彩，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翻飞，我的堂叔养上了蜜蜂。那时的农村物质十分匮乏，我们就又把眼睛盯到了蜂箱里的蜂蜜上。有一天晚上，锁儿趁着夜深人静，带我们几个去偷蜂蜜。锁儿先跑到蜂箱处，一下掀开蜂箱，蜜蜂嗡地轰了出来，情景恐怖，情势紧张，锁儿却不甘心收手，巡回时还伸手抓住一块带蜜的蜂巢，当我们用舌头舔蜂巢上蜂蜜的时候，锁儿的手肿得像个馒头。大家为锁儿的勇敢举动和助人为乐精神所感动，又唱出一段儿歌来：“锁儿是我老兄，有难他往前冲，蜂蜜的确好吃，全靠他立大功。”

夏天的傍晚，孩子们早早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搬到场院里，晚上一家人坐在场地上，一边纳凉一边吃晚饭。为了驱赶烦人的蚊子，大人就用潮湿的稻草做起一堆蚊烟来，浓浓的蚊烟让夏夜变得幽远而神秘，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天热而收敛些，他们手里挥舞着点燃的蒲棒头，一边跳着火舞，一边追扑空中忽闪着的萤火虫儿，宁静的村庄里传来阵阵大人的嗔骂声。

儿时的乡村是柔美的，是多情的，也是浪漫的，它就像一首首儿歌，让我们时常念叨，反复吟唱……

如果能打到一只黄鼠狼，很可能就能够解决我们一学期的学费。

老家屋后的那棵枇杷树上也曾经有游戏。枇杷树的品种不好，果子小，核大肉薄，不好吃，而且每年结得很少，却会招来一种专门吃枇杷的鸟儿来，我们叫那种鸟“白头公”。邻家锁儿读书不开窍，玩起来点子却多，手也巧，他做了个捕鸟夹子，有两次还真捕到了鸟。他把白头公的毛择了，在锅里煮熟，“宴请”大家，我也在他家尝了一回“白头公”美味。枇杷树还有个作用，就是树叶可以做中药的药引子，经常会有人来摘树上的叶子，我们还为此编了个儿歌：“枇杷果儿不香又不甜，白头公儿它不嫌。

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家乡的田野变的绚丽多彩，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翻飞，我的堂叔养上了蜜蜂。那时的农村物质十分匮乏，我们就又把眼睛盯到了蜂箱里的蜂蜜上。有一天晚上，锁儿趁着夜深人静，带我们几个去偷蜂蜜。锁儿先跑到蜂箱处，一下掀开蜂箱，蜜蜂嗡地轰了出来，情景恐怖，情势紧张，锁儿却不甘心收手，巡回时还伸手抓住一块带蜜的蜂巢，当我们用舌头舔蜂巢上蜂蜜的时候，锁儿的手肿得像个馒头。大家为锁儿的勇敢举动和助人为乐精神所感动，又唱出一段儿歌来：“锁儿是我老兄，有难他往前冲，蜂蜜的确好吃，全靠他立大功。”

夏天的傍晚，孩子们早早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搬到场院里，晚上一家人坐在场地上，一边纳凉一边吃晚饭。为了驱赶烦人的蚊子，大人就用潮湿的稻草做起一堆蚊烟来，浓浓的蚊烟让夏夜变得幽远而神秘，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天热而收敛些，他们手里挥舞着点燃的蒲棒头，一边跳着火舞，一边追扑空中忽闪着的萤火虫儿，宁静的村庄里传来阵阵大人的嗔骂声。

儿时的乡村是柔美的，是多情的，也是浪漫的，它就像一首首儿歌，让我们时常念叨，反复吟唱……

墙角梅与云赏春

□青弋

听闻春的消息，上下班时我就开始每天在小区某条僻静小径绕行，因为那里有一片花树，花次第开放，转角遇见春天。昨天我看到在枝头如白鸽一样温柔栖息着的朵朵白玉兰，都快要败了，花朵已锈迹斑斑。想起张爱玲说，“唯一高大的树木是白玉兰，开着极大的花，像污秽的白手帕。”污秽的白手帕应该是指花败时的样子，是很贴切。但于我，哪怕这些玉兰快谢了，也只有恋恋不舍，哪敢有半点嫌弃。

还好有辛夷接上，紫色的辛夷正含苞待放。红色的茶花开得兴高采烈，煞是热闹，像邻家会做事的大姐，叽叽喳喳大嗓门，却有一副古道热肠。那边还有几株梅和紫叶李，也开了，小小朵的花美得小心翼翼，惹人怜，我也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纯洁的花瓣，简直想去亲吻，像亲一个新生儿。树下一丛从三叶草，翠绿清丽如新，看得我几欲动容，久违的绿意！蹲下来，在三叶草中仔细寻找四叶草，据说找到了就能获得好运。说实话，以往的春天，我根本不在意它们，不成片不成气候，仅几株而已，我有大片大片的花海可赏呢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可往。有的选时，谁不想要最多的最好的。

墙角看到的是春天一角，一花一叶知春。这个春天，还有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云赏春。春天就住在朋友圈里。江南的朋友发来一组柳芽照，柳枝已冒芽，柳蔓鲜嫩又可以入盘了。垂柳在河边一字排开，远看黄绿黄绿的，如一道清新素朴的帘子。这杨柳帘子可不是富人

家“卷珠帘”的高贵珠帘，它应是寻常人家的门帘，门帘里是茶米油盐酱醋茶，门帘外是满园春色河流村庄，在门帘里钻进钻出的是淘气的孩子和一只忠诚的老狗。南京的朋友拍了春天的玄武湖，题为“梅红柳绿玄武湖”，红梅配绿柳，却无冲撞之意，画面和谐静美。云赏春，亦身临其境。

早晨，朋友发来一个视频，镜头里鸟语花香，一树一树的樱花看得我目不暇接，口水滴答地问是哪里，答曰世纪公园。我纳闷，公园不是没开放吗？他说，景区已陆续开放了，但是限流。朋友还说，图书馆、KTV等文化娱乐场所也将陆续开放。真好，我们熟悉的魔都慢慢地回来了，我们平时不太珍惜的正常日子也慢慢地回归。如果不是曾经失去，又怎能体会它的珍贵？

海安礼赞

□孙宏兵

紫石故里，人间桃源。海纳百川，地接江淮。襟长江而带通扬，枕黄海而迎旭日。蓦然回首，青墩射生命之光；风雨兼程，百姓逢盛世之春。江海文明，源出三塘。夏商乃九夷之地，周朝观吴越之变。暮楚朝秦之东海，遂生广陵；西东两汉之海陵，曹操旷废。三国复兴，两晋宁海；南北两朝，海安得名。建县维形，晋安帝之七年；永不扬波，宋明帝之浩荡。沧海桑田，合分频仍；黎明前夕，铅华褪尽。

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雄鸡鸣而江南醒，河豚鲜而四海闻。起楼阁于五云，绣真丝于万里；盼黄花之晨曦，吮麻虾之神奇。新华字典，建功总编；仲满击剑，奥运称雄。捍海卫田，独范公之大堤；誓死抗元，仰文山之忠魂。

历汉风，经唐雨，粟裕挥师苏中，梅城叱咤风云。七战七捷，裁判正义之师；红旗民兵，谱写卫国之曲。王道乐土，惠风和畅。光荣与梦想齐飞，江海共长天一色。渔船唱晚，响穷黄海之滨；钟灵毓秀，噪聚江河之俊。

蒙以养正，百年树人。爽开卷而思想深，兴教育而民族盛。少年英雄，屡摘奥赛之珠；最强大脑，君临央视之巅。莫等闲，空悲切。点灯火于

三更，惜黑发于勤学。孜孜不倦，辟书山之蹊径；锲而不舍，掀学海之波澜。望牛津于天涯，目哈佛于海角。院士寡而中洋多，学府高而县域远。群贤毕至，英才辈出之地；少长咸集，家学渊源之传。怀抱负而不息，争朝夕以报国。

壮哉！和谐穿越，高速纵横。物流天下，枢纽八方。昔钱氏于海滩，围垦淘沙；今崛起于金砖，鲁班点赞。所赖改革春风，化茧成蝶。面朝大海，宁移引凤之心？花开花落，不坠筑巢之志。创新区而驱动，高科技以引领。合资联发，中国天楹；智慧高地，深耕不辍。诗意图建，胸怀赤子之心；百强前列，岂曰长袖之舞！

噫嘻！胜地紫石，鱼米之乡；流韵溢彩，花鼓今朝。阔别经年，唯乡愁于每时；信手涂鸦，是所望于诸贤。游子思归，鬓毛已衰；念兹在兹，无改初心。假以时日，举杯邀明月尔！

考前，跟儿子聊天

□夏俊山

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我让儿子放下作业，跟我一起去户外散步。

儿子要参加高考了，我的心一连几天都难以平静。作家柳青说过，人的一生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只有几步。高考正是儿子人生旅程中的“紧要处”，这一步走好了，将会影响他的一生，儿子显然明白这一点，冲刺高考日子，复习也就显得特别紧张。

想想从小学到中学，12年的学习成果就要在短短几天内见分晓。要说考生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恐怕是不现实的。问题是如何引导孩子从容面对高考呢？我想，应该跟儿子聊一聊。

我们来到古老的运河边，晚风在轻轻地吹，河水在缓缓地流。扶着河边的栏杆，我跟儿子聊起世界著名的走钢索艺人华伦达。华伦达曾说：“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，其他都只是等待。”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走钢索的，每一次都非常成功。但是，1978年，73岁的华伦达在波多黎各表演时，从75英尺高的钢索上不幸失足身亡。事故发生后，他的妻子说：“我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，因为他上场前总是不停地她说这次太重要了，不能失败，绝不能失败。他把很多精力用在避免掉下来上，而不是用在走钢索上，结果反而失败了。”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，他只是想着走钢索这件事本身，根本不去管这件事可能带来的这一切。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，他们创造了一个术语“华伦达心态”——专心致志于做事本身，不患得患失的心态。

儿子啊，爸爸聊华伦达，就是希望你记住华伦达的成功与失败，千万不要被考场上凝重的气氛所左右，走进考场后，怀着一颗平常心，抱着“只要尽力，但求心安”的态度做试题，考出理想的成绩。

俯首看河，浮光耀金。抬头望天，夜空深邃。我的思绪像一只鸟儿，在天地间不断翱翔，我想起了大洋彼岸一位母亲的故事。记得有一本书上说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当选后不久，有位客人前来拜访他的母亲。客人笑道：“你的儿子成了美国总统，你一定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十分自豪。”杜鲁门的母亲赞同地说：“是这样，不过，我还有一个儿子，也同样使我感到自豪，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。”我总觉得，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！在她眼中，一个人重要的并不在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地位，拥有多少钱，只要他是自己的儿子，是一位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她就一样为他自豪！

我跟儿子聊起了这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，并且告诉他：没有一位父亲，会对儿子的身高提出要求，因为身高不是儿子能决定的。你的学习也一样，你能把握的是“过程”，而高考的结果，我怎能要求你必须达到多少分呢？只要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那么，无论你是考上重点大学，还是落榜，我都会为你自豪！

人生在世，各有活法。不要认为出入头地才是成功。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说“夫大木为杗，细木为桷，欂栌、侏儒，棌、闌、唐、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”，共和国的大厦也一样，需要“大木”还需要“细木”“欂栌”等，成不了“大木”，就做“细木”，乃至做“欂栌”“侏儒”，只要不是多余的“废料”，就不必遗憾，就应该开心快乐。

几天后，儿子带着从容、淡然的心态走进了考场。高考成绩揭晓后，他没有让我失望。如今，已是高级工程师的他，不但出版了自己的著作，在航电领域还获得了国家专利。回忆往事，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爸爸，我忘不了高考之前的那个夜晚，那次聊天。

